

悲惨世界



悲 慘 世 界

(三)

原著：法·雨果

翻译：李 丹

改编：陆和逊 张定华

绘画：张定华



HJK767制作

内 容 提 要

第二册写到冉阿让为逃避沙威的追捕，带着珂赛特躲进修道院。转眼又过了八年，八年来沙威到处侦察，冉阿让仍然杳无踪影。本册的故事偏偏又发生在沙威的眼皮底下：在被他疏忽了的卢森堡公园里，有位白发老人带着一位漂亮的姑娘，每天到那里散步。老人发觉有个小伙子在暗暗地盯着他们，便惊恐地带着姑娘避开了这可疑的跟踪。但是，他在一次扶危济困时，遭到了他的受济者——穷困潦倒的德纳第的绑架。这阴谋正好被德纳第的邻居，也就是爱上那姑娘而跟踪他们的小伙子——马吕斯发现了，他立即去报告沙威，当场逮捕了这伙歹徒。但被绑架的老人却神奇地逃走了，这奇怪的受害人是谁呢？他使沙威陷入了疑虑的困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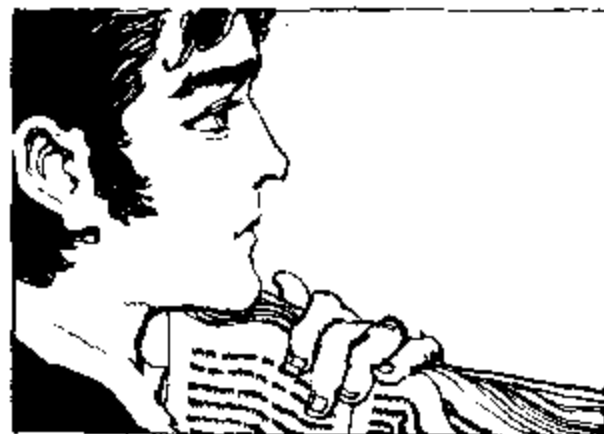
1. 巴黎，繁华而忙乱的巴黎，在那来往匆匆的人群中，有个象猎犬似地东闻西嗅的人，他就是侦察员沙威。



2.八年前，凶狠的沙威曾把冉阿让包围在一条死胡同里，眼看就手可擒，谁知这苦役犯竟象一缕青烟似地消失在他的眼前。从此，他再也没有找到冉阿让一丝踪迹。



3.偏偏在被沙威疏忽了的谈情说爱的地方——明净的卢森堡公园里，有个神情沉郁的白发老人带着一位漂亮的姑娘，每天到那里散步。



4. 在那里，有位神情紧张而又腼腆的青年盯着他们。这青年叫马吕斯，是位穷律师。那姑娘颤动着栗色的长睫毛，一面笑微微地听着老人的谈话，一面又以处女的神态不时瞟看马吕斯。



5. 姑娘挽着老人的手臂，慢慢地朝马吕斯走来。马吕斯心慌意乱，不自觉地埋下头去。他听到姑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，仿佛觉得她正在打量自己，他紧张得不敢抬头。



6. 他终于鼓起勇气，抬起头来，只觉得面前光辉四射。那姑娘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和蔼神情望了他一眼，使马吕斯从头颅到了脚。



7. 她走过去了。他用眼睛伴送着她，直到望不见她。他忽然发现在他们走过的地上有一块手帕，他连忙拾起一看，是一块普通的手帕，上面绣有“U · F”两个字母。



8. 马吕斯想，这准是那姑娘的。于是他猜想起来。他认为“U”当然是教名了，就拼出“Ursule”（玉秀儿）这个词儿，他认为这定是她的名字了。他在心里呼唤着这个美妙的名字，幸福得连蹦带跳地奔回了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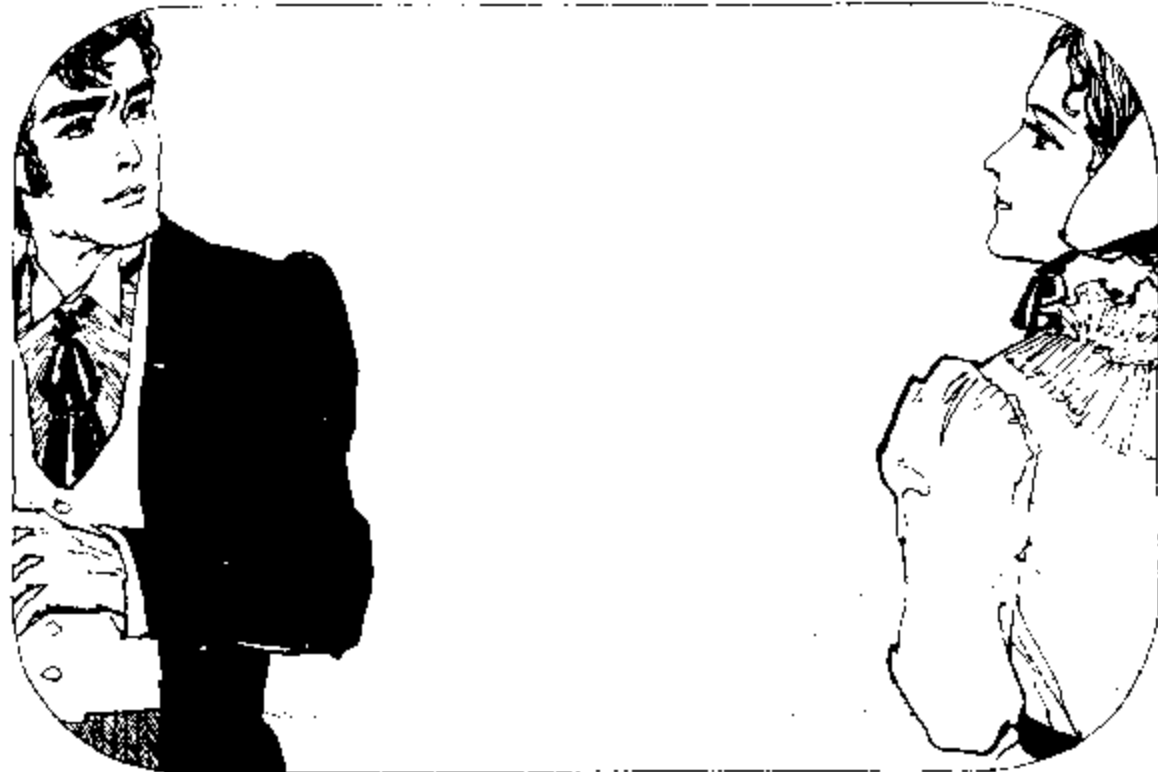
9. 他住在戈尔博老屋，就是八年前冉阿让带着珂赛特住过的那幢破屋里。夜晚，他吻着这块手帕，在脑海里翻阅着一年多来他们相见时的一幅幅美好的画卷——



10. 一年多前，马吕斯常来这公园散步，他老在这里遇见那一老一少。那老人神情抑郁而严肃，那姑娘一身修道院寄读生的打扮，瘦得近乎难看。看上去他们是父女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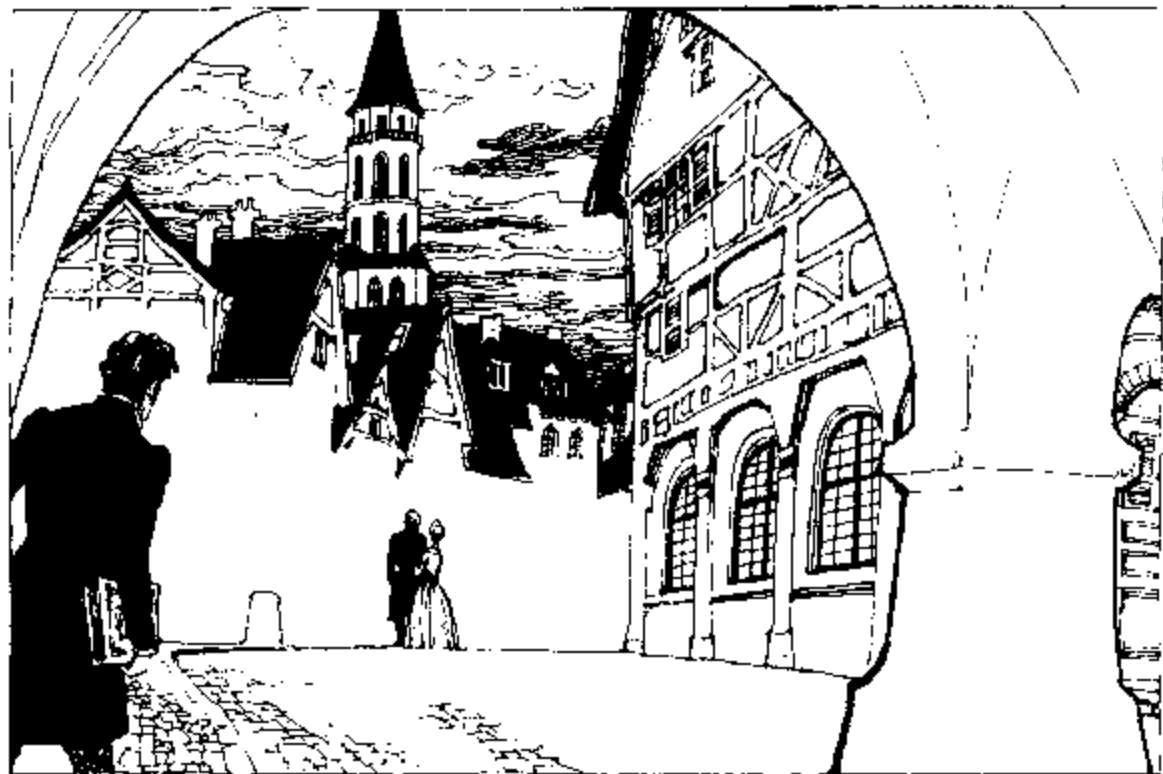
11. 后来,不知什么原因他去卢森堡公园的习惯中断了半年。等他重新来这儿散步时,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,那小姑娘已经变成了乱人心意的少女,好像是忽然吐放的蓓蕾,一眨眼便成了一朵玫瑰。



12. 他走近她，那姑娘抬起眼睛询问似地看他，他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了。这就一下子点燃了马吕斯心中的爱情的炭火，他爱上了她。



13. 从此，马吕斯每天穿上他仅有的一套新衣服，准时去卢森堡公园“上班”。他捧着一本书，装作去读书的样子，心中只向往着能多看一眼那位姑娘。



14. 爱情使马吕斯胆大妄为。拾到手帕的第二天，他悄悄地盯着他们，从公园直跟到他们的家门口。



15. 马吕斯向门房打听老人的情况。门房说那老人是个好人，虽然不很阔，却能对穷人做些好事。他又问：“老先生的大名呢？”门房疑惑地看看他说：“先生，你是个包打听吧？”



16. 马吕斯难为情地走了。但他感到幸福之上又添了一层幸福，因为他不但猜出了姑娘的名字，还知道了她的住址。



17. 第二天一早，马吕斯急不可耐地来到公园里，望眼欲穿地盼着那姑娘的出现。可是他的渴望却随着时钟指针的旋转而落空了，他白等了一天。



18. 马吕斯接连在公园里空等了九天，他再也耐不住了，便赶到他们的家门口问门房：“那位先生呢？”“搬了。”“他没有把新地址留下？”门房惊奇地看了看他，说：“先生，您肯定是个探子。”



19. 从夏天找到冬天，马吕斯再也找不到那位姑娘的踪影。他怨恨自己的鲁莽，他想：“那时能看见她，心里充满了快乐，难道还不美满吗？可现在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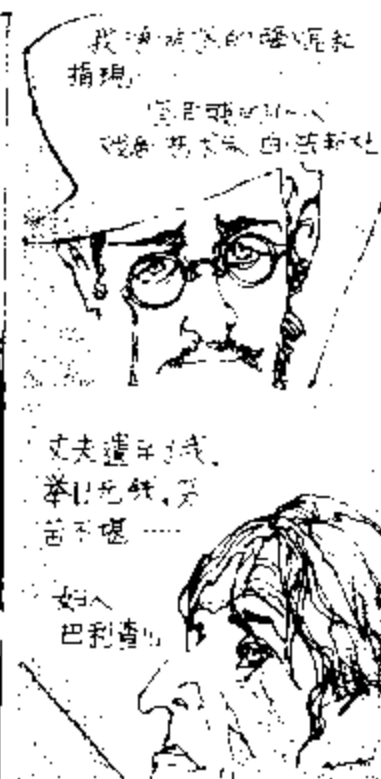
20. 他心灰意懒了。工作使他反感，散步使他疲倦，孤独使他烦恼，他整天在悲戚中走来走去，四处张望，他完全陷在苦痛中。



21. 一个昏暗的傍晚,马吕斯无精打采地往家走去,突然有两个衣衫破烂的姑娘惊慌地奔跑过来,险些和他撞个满怀。他听见那大一点的姑娘低声说:“雷子来了,差一点铐住了我。”她们飞快地跑了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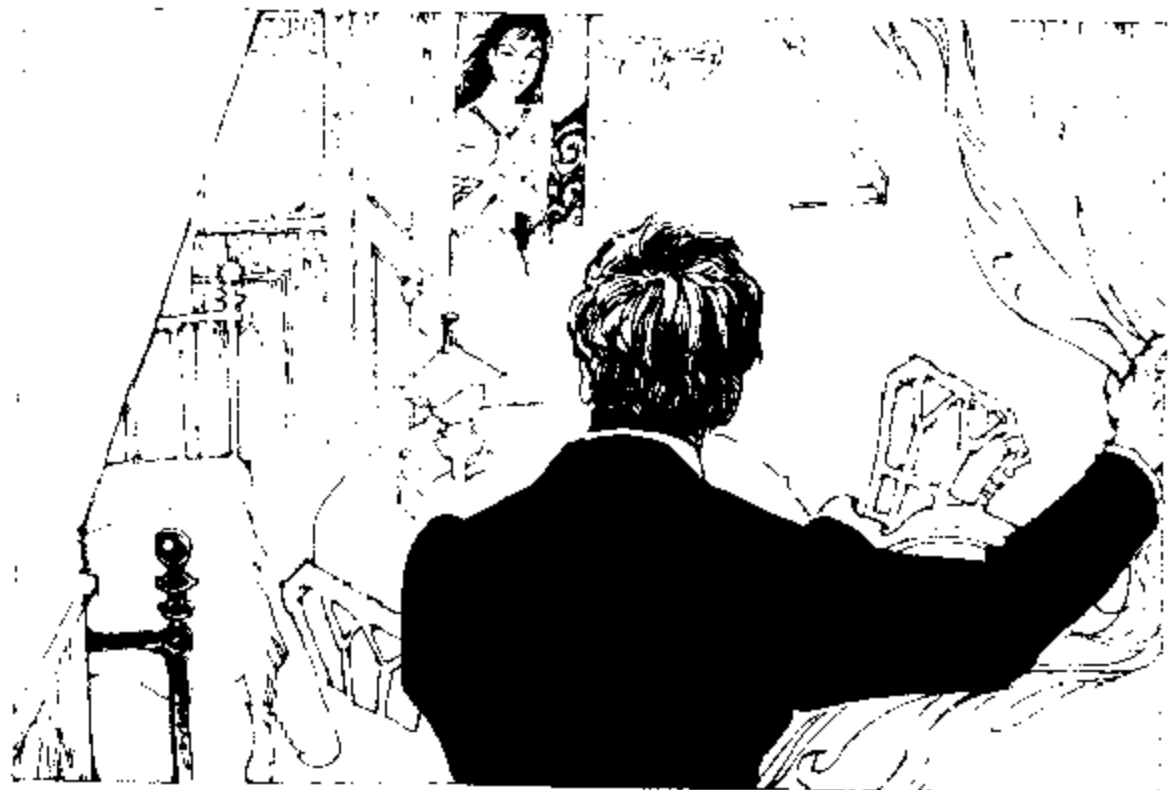
22. 马吕斯懂得这话的意思是警察几乎逮捕了那两个姑娘，却给她们逃走了。他发现地下有个小包，看来准是那两个穷娃子掉的。可是她们已跑远了，他把那小包拾了起来。



23. 他回到家里，打开拾到的纸包，看见里面有四封信，是写给四个人的，出于一个人的笔迹，却署了四个不同的名字，纸上都发出同样恶臭的烟味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但正在苦闷中的马吕斯无心去猜这个哑谜。



24. 第二天早上,马吕斯懒洋洋地起了床,心里觉得闷闷的。忽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,他不耐烦地说了声:“请进!”



25. 门开了,传来一个被酒精弄沙哑了的男子声音:“对不起,先生。”马吕斯转过头去,不觉猛吃一惊:竟是一个姑娘站在门口。她只穿着一件衬衣,在寒冷中发抖。



26. 姑娘走进门来。只见她脸色苍白、憔悴，体形是个姑娘，眼神象个堕落的老妇，十五岁和五十岁相混，教人见了不伤心便要心寒。



27. 好眼熟！不正是昨晚碰到的那姑娘吗？马吕斯问：“您要什么，姑娘？”她递上一封信说：“这是我父亲给您的信，马吕斯先生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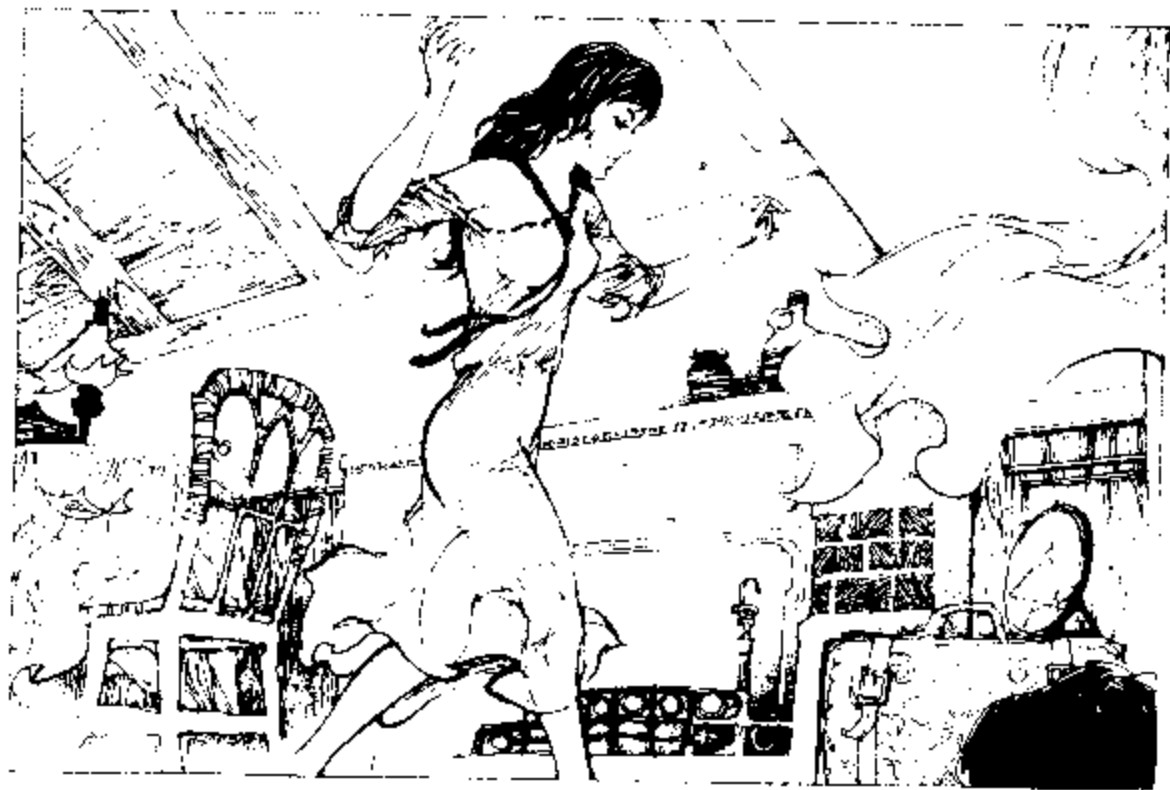
28. 马吕斯打开信, 昨晚的哑谜顿时清楚了: 这封信和昨晚拾到的四封信一样, 是同一位作者写的, 他叫容德雷特, 是自己同一幢楼的邻居。这些信的内容都是请求人家解囊相助。



29. 马吕斯想起了在夏秋之间,房东布贡大妈告诉他,有个邻居叫容德雷特的,因欠了房租,将要被撵走。当时马吕斯曾拿出三十法郎代他付了房租。这姑娘就是他的女儿了。



30. 那姑娘对马吕斯说：“我们从前在乡下开过一家小客栈，后来倒闭了。现在我们常常挨饿，有时饿得我的耳朵嗡嗡直叫。”马吕斯深为同情地说：“这我也经历过，……整夜替人抄写，还扛过大包。”



31. 那姑娘不顾自己衣不蔽体,好奇地在屋里走动,东翻西看,同时哼着惨不忍闻的小调,绝象一只断了翅膀的小鸟在乱飞乱扑。能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感的啊!



32. 忽然一点微光透过她那双昏暗的眼睛，她扑向桌边：“我也能写字！”她边说边拿起笔，在纸上写下了“雷子来了”四个字。



33. 她那阴惨无神的眼睛望着马吕斯,用一种憋在心头的辛酸苦楚的语调说:“我和我的妹子都受过教育,我们没有打算要当……”



34. 她挨近马吕斯，仔细地端详着他说：“您真是一个非常美的男子。您从不注意我，但我认识您，我叫爱潘妮。我常看到您去奥斯德里茨找马白夫公公……”



35. 马吕斯用冷淡而严肃的声音说：“我这儿有一个包，我想是您的。”他把昨晚拾来的纸包递给了她。



36. 她惊讶地接过那个纸包说：“上帝！我们哪里没有找过！您倒给找到了！纸包丢失后，我们不情愿挨揍，只好对家里说，我们把信送到了，人家把我们赶了出来！”



37. 这些话使马吕斯想起了这苦娃子到这里来的目的，他在口袋里掏了好一阵，总算凑集了五个法郎，这是他当时的全部财产，把它都给了那个姑娘。



38. 爱潘妮拿了钱，乐得欢呼似地说：“好呀，太阳出来了，我们又可以喝酒了！吃肉了！”她往外走时随手拿了抽斗柜上那块发霉的干面包，一面啃，一面嘟噜：“真好吃！哟，好硬！”



39. 爱潘妮走了，但她那凄惶酸楚的神情使马吕斯感到痛心。倘使把人类比作链条，他觉得自己和她相连得很近，因为马吕斯这五年来也经历了贫困和痛苦。



40. 马吕斯有过一个有钱的外公，他叫吉诺曼先生，是极端的保王党人。马吕斯五岁那年母亲死了，他就跟着外公生活。一八二七年马吕斯十七岁，进入了法学院，在外公的熏陶下，他也成了保王党。



有一天，外祖父突然把一张信纸交给马吕斯，说：“明天去维尔农看你的父亲。他病了，要你去看他。”“我？有必要吗？”马吕斯为难地问。外祖父说这是家族的传统，应该去看看。



42. 一路上,马吕斯总觉得去看望一向疏远的父亲确是一个苦差。因为这个拿破仑的上校,在岳父眼里是个匪徒,在儿子眼里是个无情的外人。



43. 夜色苍茫,马吕斯到达了维尔农——上校的家。他看见矮厅里,在朦胧的烛光下,一个男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,这就是来不及等儿子,已经死了的父亲。



44. 他那张雄赳赳令人敬畏的脸，那双睁着而不望人的眼睛和挂在眼旁的闪闪泪花——哭他儿子迟迟不来的眼泪，不由得使马吕斯心头升起一丝淡淡的凄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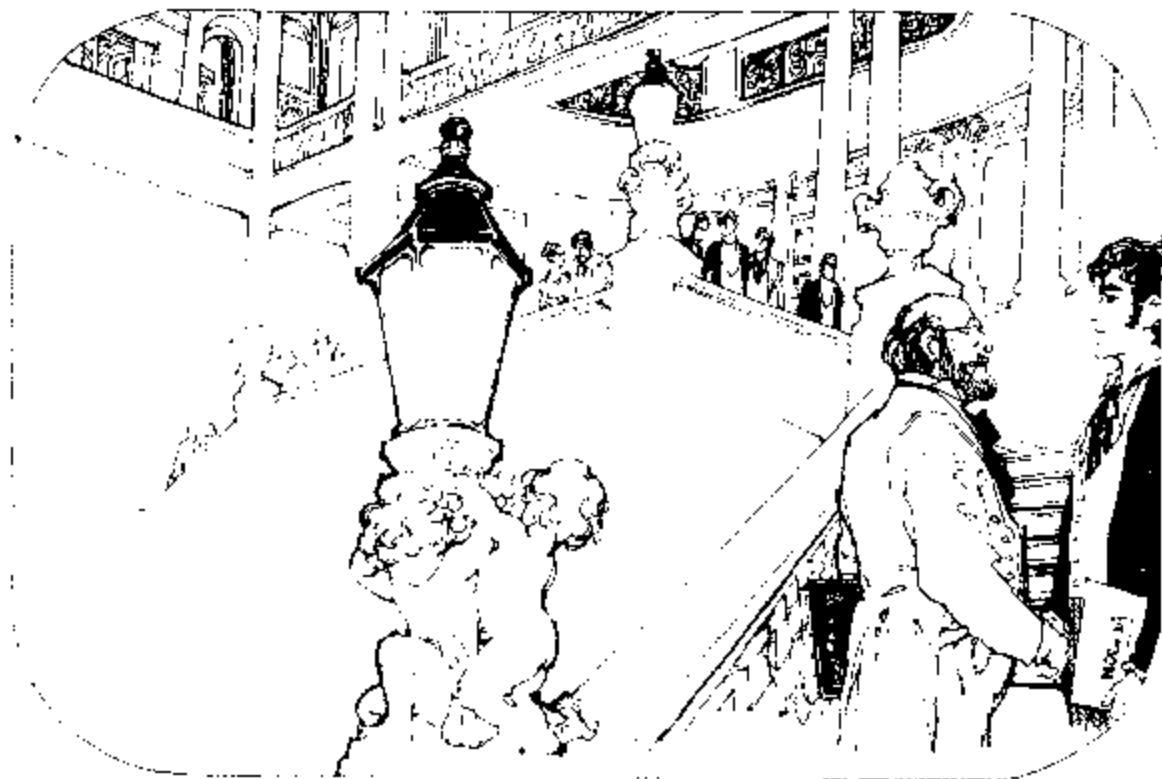


吾儿览：

皇上在滑铁卢战场曾封我为男爵，王朝复辟，否认我这用鲜血换来的勋位，吾儿应仍承袭享受这勋位。不用说，他是当之无愧的。

同是在滑铁卢战役中，有个中士救了我的命。那人叫德纳第。多年来我仿佛记得他是在巴黎附近的一个村子孟费都，开着一家小客栈。吾儿如有机会遇着他，望尽力报答他。

45. 保姆递上一张纸，那是上校的遗书。马吕斯看过之后把它藏在怀里。这不是他对父亲的孝心，而是对一般死者的泛泛敬意。



46. 父亲遗体安葬以后，马吕斯便回到巴黎重理他的法律学业，从不追念他的父亲，仿佛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那样的一个人。



47. 一个星期日，马吕斯到圣修尔毕斯教堂望弥撒。他跪在一根石柱后面的一张椅子上，有一位老人走来对他说：“先生，这是我的位子。”马吕斯连忙有礼貌地把位子让给了老人。



48. 做完弥撒，那老人又走过来说：“先生，请原谅我刚才打搅了您。我是本堂理财神甫马白天，我不愿在您心里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，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我重视这个位子的原因。



19. “多年来，我总看见一个可怜的好父亲躲在这柱子后面，望着他的儿子而老泪纵横。因为这是他唯一可以看到儿子的机会。由于家庭达成的协议，他那岳父收养他的儿子作为继承人，但不准他接触儿子。”



50. “那岳父是个保王党，痛骂法兰西革命是土匪。那女婿却是拿破仑的上校，为共和国赴汤蹈火。由于政权的变更，这位潦倒的军官后来住在维尔农，现在去世了。他脸上有一道很大的刀伤，他好象叫彭眉胥。”



51. 马吕斯听了老人的这番话，一头扑在老人的怀里，面无人色地说：“那是我的父亲。”老人点点头说：“啊！可怜的孩子，您真可以说有过一位着实爱您的父亲。”



52. 从那以后,对历史和民族无知的马吕斯,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,接连几天在法学院图书馆里读了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的历史、报纸、回忆录、战报、宣言等。他第一次在一份战报里见到了他父亲的名字。



53. 他仿佛听到了鼓声、炮声、军号声；仿佛见到父亲雄赳赳地站在拿破仑的骑兵队前列；仿佛看到了革命中出现的法兰西的伟大面貌。



54. 外公灌输给他的一切偏见烟消云散了。他开始摆脱了贵族、保王派的见解，成为革命的、民主的了。共和国对他再也不是刺眼的字眼。他的面前是一片耀眼的星斗：丹东、罗伯斯庇尔、拿破仑……



55. 他怜惜他的父亲还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就死了,还没有得到他的赡养便死去了。马吕斯心中燃起了对父亲的火热的爱,他印了继承父亲爵位的名片:“男爵马吕斯·彭眉胥”



56. 马吕斯跟外公说他要去作一次短期旅行,背地里却去到维尔农,悲痛地跪在父亲的墓前失声痛哭。



57. 他遵从父亲的遗嘱，到孟费郇去寻找他父亲的救命恩人，滑铁卢的中士德纳第。可是德纳第客栈已倒闭了，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



58. 经受了几天旅途的劳顿, 他累极了, 清晨回到家, 便一头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外公听说马吕斯回来了, 兴冲冲地跨进他的房间, 恨不得立即拥抱他。



59. 外公不忍把他叫醒。但是这个轻薄的老头以为马吕斯在谈恋爱，他急于要揭开他的秘密，好奇地从他的旅行服上找到一个黑驴皮圆匣子，心想：这里一定有小娘们的照片。



60. 打开了匣子，里面只有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。老头想，这准是情书，连忙取出眼镜戴上一看，谁知却是一纸遗书。“该死，是匪徒的笔迹！”他骂出声来。



61. 老头子气呼呼地把遗书丢在桌上,又看见桌上有一迭印着“男爵马吕斯·彭眉胥”的名片,他气急败坏地把那些名片摔了一地。



62. 马吕斯被惊醒了。老头儿用挖苦的口吻对他直嚷：“真了不起，你现在居然是爵爷了！我祝贺你！”



63. 马吕斯神情严肃地说：“是的，这就是说，我是我父亲的儿子。我的父亲为共和国和法兰西光荣地服务过，他在夜营里，炮弹下生活了一辈子，死后却遭到人们的遗忘和抛弃……”



64. 这已经不是吉诺曼老头儿所能够听下去的了，他吼叫着：“荒唐！我知道你父亲是个什么东西。在这伙人中，全是替罗伯斯庇尔，替拿破仑卖命的匪徒、强盗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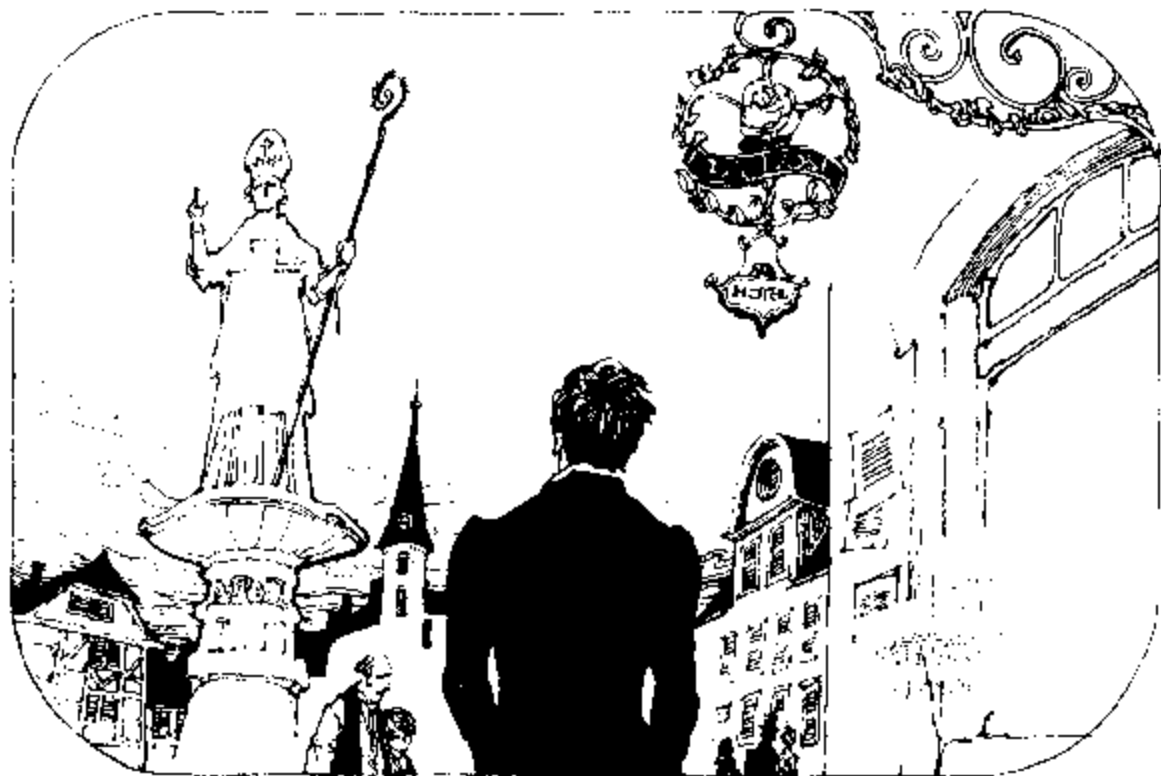


65. 马吕斯浑身颤抖，他不能侮辱满头白发的外祖父，却又不能不为埋在坟里的父亲雪耻，他用愤怒的眼睛盯着外祖父，吼道：“打倒布尔朋王朝！打倒路易十八，这肥猪！”



66. 吉诺曼气得脸色发青，浑身发抖，暴跳如雷，狂吼道：

“滚，滚出去！”



67. 马吕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家。他走了，他漫无目的地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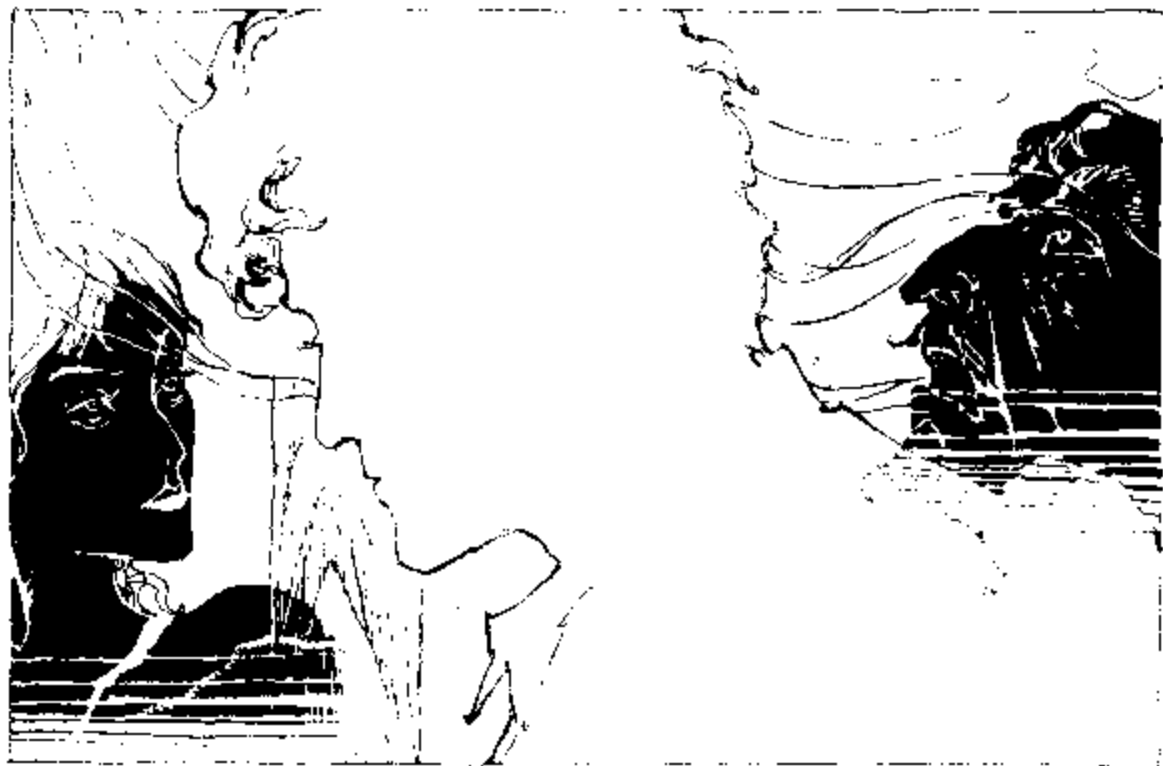
68.人生，对马吕斯变得严峻起来了。他突然变得一无所有，面前是没有面包的白天，没有睡眠的黑夜，没有工作的星期，没有希望的前途……



69. 贫穷,是可喜可怕的考验,通过它,意志薄弱的人会变得卑鄙无耻,坚强的人能变得卓越非凡。马吕斯没有被穷困压倒,他把外公派人送来的六百法郎如数退回,说自己能够谋生。



70. 苦难又是孕育人们灵魂和精神的力量。马吕斯勤奋、振作，靠他的恒心和意志，终于从困苦中走出来，三年后他成了一名律师。



71. 这五年的穷困经历，使马吕斯尝到了人生的艰辛。然而，刚才看到的这个象是从鬼域里派来的姑娘，使他忽然发现自己这才认识到什么是人世间的悲惨，使他看到了黑暗世界的另一个丑恶面。



72. 马吕斯谴责自己不该那样沉醉于儿女痴情,而对仅一墙相隔的,穷苦无告的邻居竟然熟视无睹。他看着他和容德雷特一家相隔的墙壁,感到无限惆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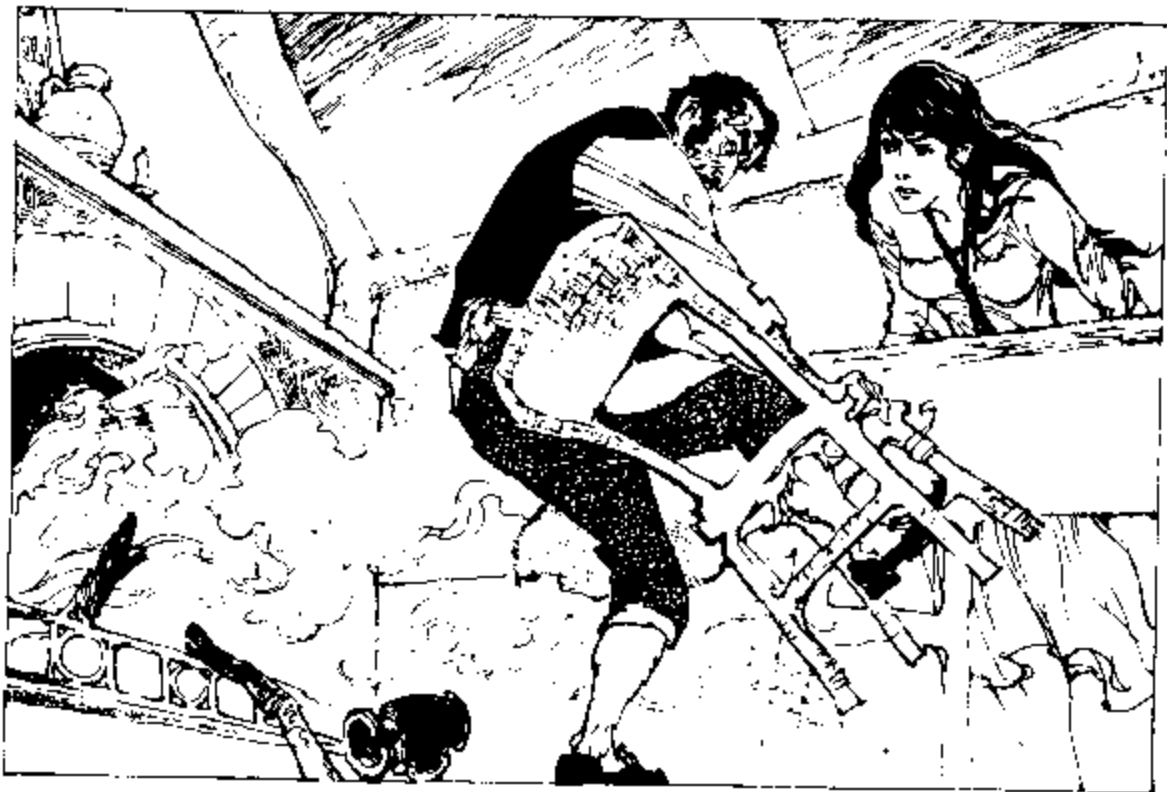
75. “坐马车，好阔气哟！”那父亲走到女儿面前，迫不及待地问，“快说说，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？他看了我的信没有？他说些什么？他一定会来吗？”



76. “当然会来。”爱潘妮满有把握地说：“我在教堂里把信交给他，他答应来看我们。当我告诉他我住在戈尔博老屋的时候，他好象有些诧异，迟疑了一会，又说我去就是了。”



77. 容德雷特容光焕发了，他大声对妻子说：“慈善家马上就到，快把火灭掉。”婆娘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傻了，不解地呆在一边。他一把抓起罐子，把水泼在两根焦柴上。



78. 他又命令爱潘妮把椅子捅穿。还没等女儿弄懂，他就抓起椅子，一脚将椅子踹了个洞。



79.他转向小女儿，霹雳似地吼道：“下床来，懒货。把这玻璃窗打破一块！”小姑娘哆哆嗦嗦地对准玻璃打了一拳，“乒”地一声，玻璃碎了，她的手也被割破了。



80. “打得好！”他看看女儿那只血淋淋的拳头，又对他的婆娘说：“你给我躺到床上去。”



81. 容德雷特象个战争即将开始在作最后部署的将军，他神气严肃地扫了一遍破屋子的每个角落，发布命令似地说：“现在我们可以接待那位慈善家了。”



82. 刺骨的寒风从打破了的窗洞里呼呼地吹进屋来，容德雷特打了个寒噤，嘟囔着：“这老畜生怎么还不来？万一他不来，我灭了火，捅穿了椅子，打破了玻璃，那就冤了！”



83. 听见一阵轻轻的敲门声，容德雷特用走江湖的矫捷劲儿去开了门。一位白发老人和一位年轻姑娘出现在门口，仿佛象一道温暖的阳光，射进了这丑陋不堪的穷窟。



84. 马吕斯一下怔住了。那姑娘正是他久别的意中人，那颗向他照耀了六个月的星星。原以为破灭了幻象，又忽然出现在眼前，怎不教他惊喜莫名。



85. 那老人慈祥而抑郁地对主人说：“先生，这包里是几件家常衣服，还有袜子和毛毯，请您收下。”容德雷特深深地鞠个躬说：“我的天使般的恩人，您对我们太仁慈了。”



86. 客人同情地打量着屋子的惨状。容德雷特悄悄地掐了一把
他小女儿那只受了伤的手，痛得她惨叫了一声。哭声又给这穷窟
增添了凄惨的气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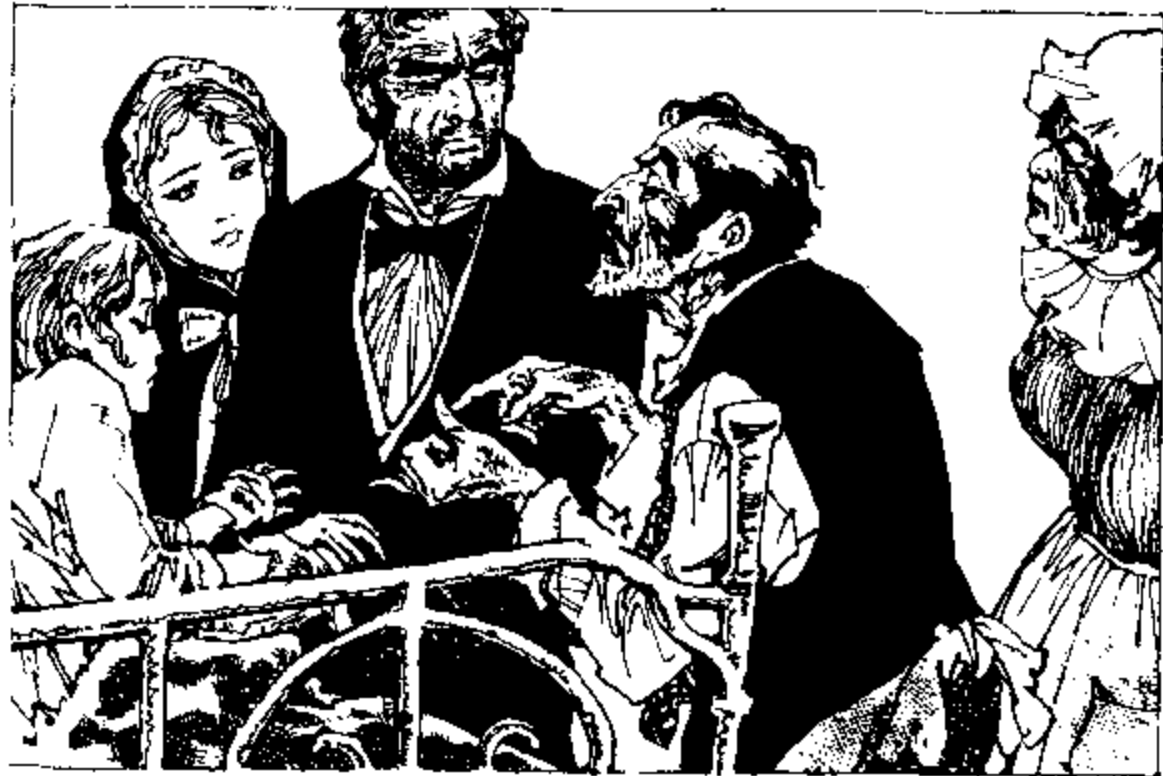
87.主人摆出乞丐一般的苦相乞求说：“您瞧吧，我的恩人，我——戏剧艺术家法邦杜，现在没有面包，没有火，内人又害病，小女儿为了每天挣六个铜子，手被机器轧伤了……”



88. 老先生不胜怜悯地对小姑娘说：“可怜的孩子。”那姑娘，被马吕斯认为是玉秀儿的，同情得几乎流出了眼泪。



89. 容德雷特狡猾地打量着两个客人，仿佛记起什么旧事，
他鬼鬼祟祟地暗示他的婆娘，教她留心看那客人。



90. 他随又哭丧着脸对老先生说：“恩人啊，我欠了房东四个季度的房租，计六十法郎，假如今晚不把钱付清，那么，明天我全家都要被赶出门，丢到大路上，丢在雨里、雪里……”



91. “撒谎!”马吕斯在心里说:“六个月前,我替你付了两个季度的房租呢!”



92.但是老先生相信了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五个法郎交给主人说：“法邦杜先生，我身边只有这些钱了，晚上我会把那六十法郎带来给您的。”他又脱下了自己的大衣，搁在椅背上。



93. 顿时，容德雷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奇特的表情，他又向客人说：“我的恩人，晚上八点钟我得把钱交给房东。”老先生点点头说：“我六点钟就来到此地。”



94. “啊，我的尊贵的恩人！”容德雷特唾沫四溅，眉欢眼笑，感恩戴德地把客人送到门口，同时拉了一把他老婆的手，又一次暗示她注意这两个客人。



95. 自从那姑娘来到这丑恶的穷窟，马吕斯的灵魂便专注在她的身上。当姑娘消失在房门口时，他意识到她要走了，自己得赶紧跟住她，不能又把她丢了。



96. 马吕斯追出房门，看见爱潘妮在过道里对那老人说：“老先生，别忘了您的大衣。”老人笑咪咪地回答：“我不是把它忘了，是留下来的。”



97. 马吕斯想追上去,但又迟疑起来,他怕被老先生瞧见了会再避开他。就在这时,那老少两人乘上一辆马车走了。



98. 马吕斯急忙叫住一辆出租马车，想去追赶。可是车夫伸出手说：“先生，先付钱。”马吕斯这才想起他的钱全都给了爱潘妮了。



99. 马吕斯凭着两腿气喘吁吁地追了大半条街，眼睁睁地看着那辆马车在街道的远处消失了。他的欢乐、幸福也随之丧失。



100. 他垂头丧气地往回走，他深深懊悔早上不该把五法郎送给爱潘妮那穷丫头，现在，他的意中人又象断了线的风筝，到哪里去找啊！



101. 他回到自己的屋里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：爱潘妮正在他房子里对着镜子梳头。马吕斯一腔怨气，几乎是狠巴巴地对她说：“您，您来干什么？”



102. 爱潘妮抬起阴郁的眼睛望着他说：“马吕斯先生，看您的神气不快活。您有什么心事？告诉我，我不愿意您有苦恼。我能为您出点力吗？假使要送信，打听谁的地址……”



103. 马吕斯心里一动，向她靠近一步说：“您知道那老先生和他女儿的住址吗？”姑娘的眼睛闪出快乐的光，但立刻又转为阴沉，她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

104. 静默了一会，她用一种苦涩的语调问：“替您把那美丽的小姐的住址找到，是吗？您给我什么报酬？”“随你要什么，全可以。”马吕斯说。她看了他一眼：“我一定办到。”转身走了。



105. 隔壁传来容德雷特的声音，把沉陷在幻梦中的马吕斯惊醒过来。他听见容德雷特说：“告诉你，我准没有认错。八年了，但我还认得这个神秘的鬼老头。”



106. 容德雷特说的是谁？是“玉秀儿”和她父亲？难道他们早就认识了吗？马吕斯渴望知道他爱的是谁，那姑娘的父亲又是谁，他一纵身跳上了柜，又守在那小洞旁边。



107. 那个穷窟又展现在他的眼前。他看见容德雷特对婆娘说：“你看出了那姑娘？我叫你注意他们。”他轻声地咕嘈了一阵，又大声说道：“就是她！那东西！”



108. 那婆娘突然怒不可遏，一下从丑陋可憎变成了狰狞可怕，她说：“啊！这个穿得象贵妇人的漂亮小姐竟是那个小叫花子！我恨不得提起木鞋，一脚踢出她的肚肠。”



109. “呼”的一声，房门给踢开了，进来了个野孩子——容德雷特的小儿子伽弗洛什。他有父母，但却又是孤儿，他早被铁石心肠的父母一脚踢进了人生。街上是他的安身之所，但也偶尔回家看看他的父母。



110. 容德雷特高兴地对儿子说：“来的正好！你快去找普吕戎、巴纳斯山，叫他们到这儿来，说有一笔大生意好做。哼，这下我可要发财了！”



111. 伽弗洛什看他父亲的那副神气，断然回答他说：“不去！我不愿干这种害人的事。”容德雷特两眼冒着怒火，狠狠打了他一巴掌，喝道：“给我滚！要不我揍死你！”



112. 伽弗洛什毫不犹豫地走了，他悠然自得地哼着歌子走下楼去。容德雷特怒气冲冲地赶到门口，发狠地骂道：“你这挨刀的，永远别给我回来！”



113. 容德雷特转过身来，看了看呆在一边的婆娘，发出一阵狂笑说：“哈，我要发财了！等晚上六点钟那老头儿送钱来，要是他不低头……”他做了个阴森可怕的手势。



114. 马吕斯听得汗毛直竖，他预感到好心的父女俩将面临一场灾难。必须搭救他们，必须粉碎容德雷特的暗害诡计。他谨慎地溜出了戈尔博老屋。



115. 怎么办呢？去通知老先生和姑娘吗？却不知道他们的住址。在门口守候老先生，等他来了再把阴谋告诉他吗？这很可能会被歹徒发现。最后，马吕斯决定去报告警察，便气急吁吁地赶到了派出所。



116. 侦察员沙威听完了马吕斯的报告，掏出两支手枪给他，要他回家去躲在屋子里，等时机一到便朝天放枪，但不能太早。沙威还向马吕斯要去了戈尔博老屋大门的钥匙。



117. 天晚了，马吕斯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屋子，心情紧张地守候着。他想到即将发生的种种，不由感到战栗。过了一会，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楼梯上来。“您好，爸爸。”这是两个姑娘的声音。是容德雷特回来了。



118. 马吕斯连忙跳上抽斗柜，只听见容德雷特的婆娘问：“怎么样？”“一切溜溜顺的。一帮猎人对付一只鸟，准能把他的毛拔个精光。”容德雷特一面说着，一面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白木柄的钝口凿。



119. 容德雷特把钝口凿搁在火里。他派小女儿出去望风，又转身问婆娘：“隔壁屋子里有人吗？”那婆娘说，隔壁那小伙子一整天没见回来。狡诈的容德雷特还是不放心，就教大女儿带支蜡烛去瞧瞧。



120. 马吕斯赶紧躲到床底下。爱潘妮走进门来了。她走到床前，对着镜子顾影自盼，漫不经心地回答她的父亲：“床底下，家具底下，都看过了，一个人也没有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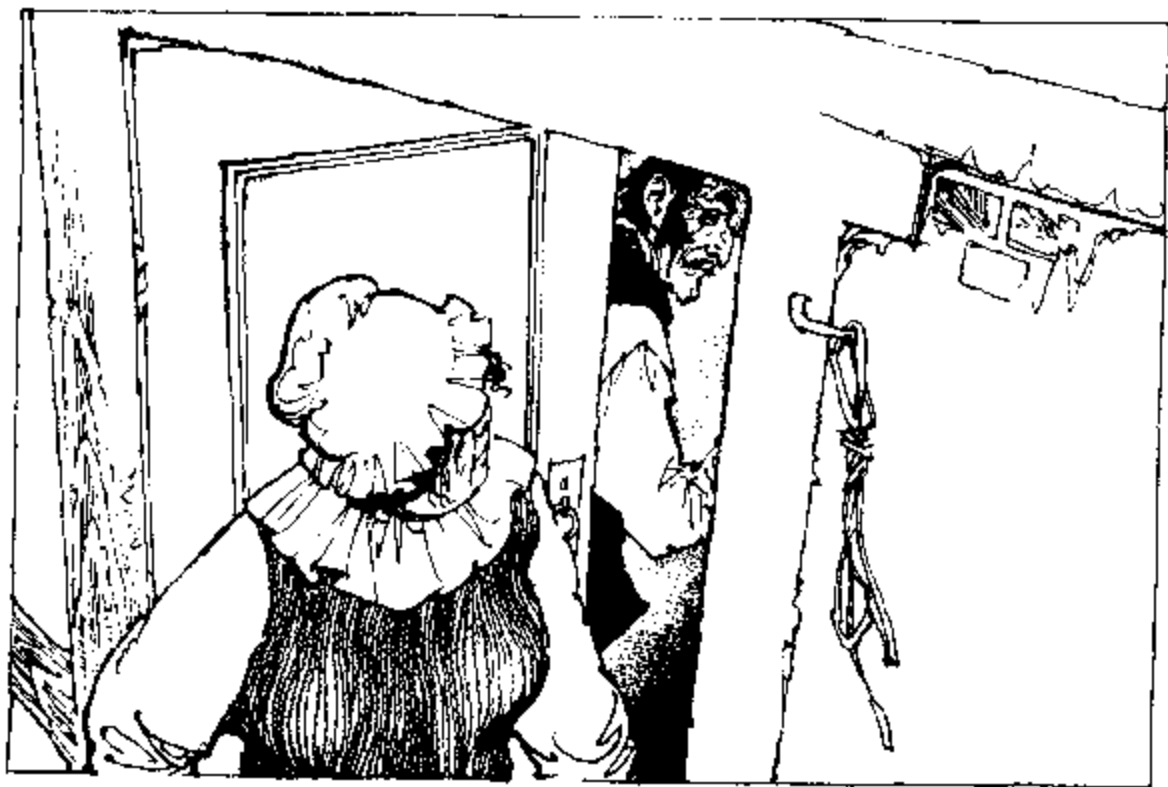
121. 姑娘走后，马吕斯重又回到他那了望台上。他取出手枪，推上子弹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，把正在准备凶器的容德雷特吓了一跳。可是他细听一阵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是板壁开裂。”



122. 容德雷特掏出五个法郎给他的婆娘说：“等那老头来了，你把他带进屋，就赶快下楼去，付了车钱，打发马车回去。”



123. 远处的钟声正敲六点。房门开了，老先生准时来了。他神态安详，显得庄严可敬。他拿出四个路易：“法邦杜先生，这是给您付房租和应急的。”



124. 容德雷特收下钱，鞠了个躬说：“天主保佑您，我的慷慨的恩人！”他把老先生迎进了屋，转身向婆娘使了个眼色，那女人会意地退了出去。



125. 老人关切地问：“那可怜的小姑娘，受了伤，现在怎样了？”容德雷特带着感激的笑容回答说：“她姐领她到医院包扎去了。”



126. 这时，门外溜进来几个脸上抹黑、手捏铁器木棍、面目狰狞的人。老人警觉地问：“这是些什么人？”“嗯，都是邻居。”容德雷特支支吾吾地搪塞着。



127. 他的婆娘回来了，凑到他的耳边说“成了。”容德雷特那双阴沉沉的眼睛一下子冒出凶狠的火焰，他气势逼人，炸雷似地吼道：“你可认识我？”老人看了他一眼，摇摇头。



128. 容德雷特逼上一步，凶狠地说：“八年前的圣诞节，到我客栈里把芳汀的孩子拐走的可是你？告诉你，我就是孟费郇客栈的老板德纳第。装蒜的老头，你不认识我？”



129. 容德雷特就是德纳第！写在父亲遗嘱上的救命恩人竟会是眼前的匪徒、魔怪！这象一把利剑刺穿了马吕斯的心。



130. 马吕斯看见老人泰然自若，以一种奇特有力的斯文口吻回答德纳第说：“我不知道您说的什么。您弄错了。不过我看得出您是个匪徒。”



131. 德纳第咆哮着：“匪徒？对，我破了产，我没有面包，我要大量的钱。先生，当你要知道天气冷不冷，只消看看寒暑表就行了。可我们呢，我们自己便是寒暑表！哈哈，今天你可落在我的圈套里了。”



132. 老人见势不对，趁德纳第得意忘形之际，一脚踢开椅子，一手推开桌子，一个纵步到了窗口。但是他被六只强壮的手抓住了。



133. 马吕斯见了，焦急万分，在心里说：“我的父亲，请原谅我！”他正要开枪时，忽听得德纳第对他的伙伴喊道：“不要伤害他！”马吕斯又松开了扣枪机的手指。



134. 德纳第狡猾地对老人说：“先生，你直到现在还没有喊过一声‘抢人啊！’可见你并不比我更乐于看见警察，说明你有某种东西需要加以隐藏。在这方面，我们有共同的利益，我们是可以谈得拢的。”



135. 老人始终保持沉默，不叫喊一声。难道德纳第真的抓住他的什么隐私吗？这不能不使马吕斯对他心目中原来神秘而又严肃的形象产生了疑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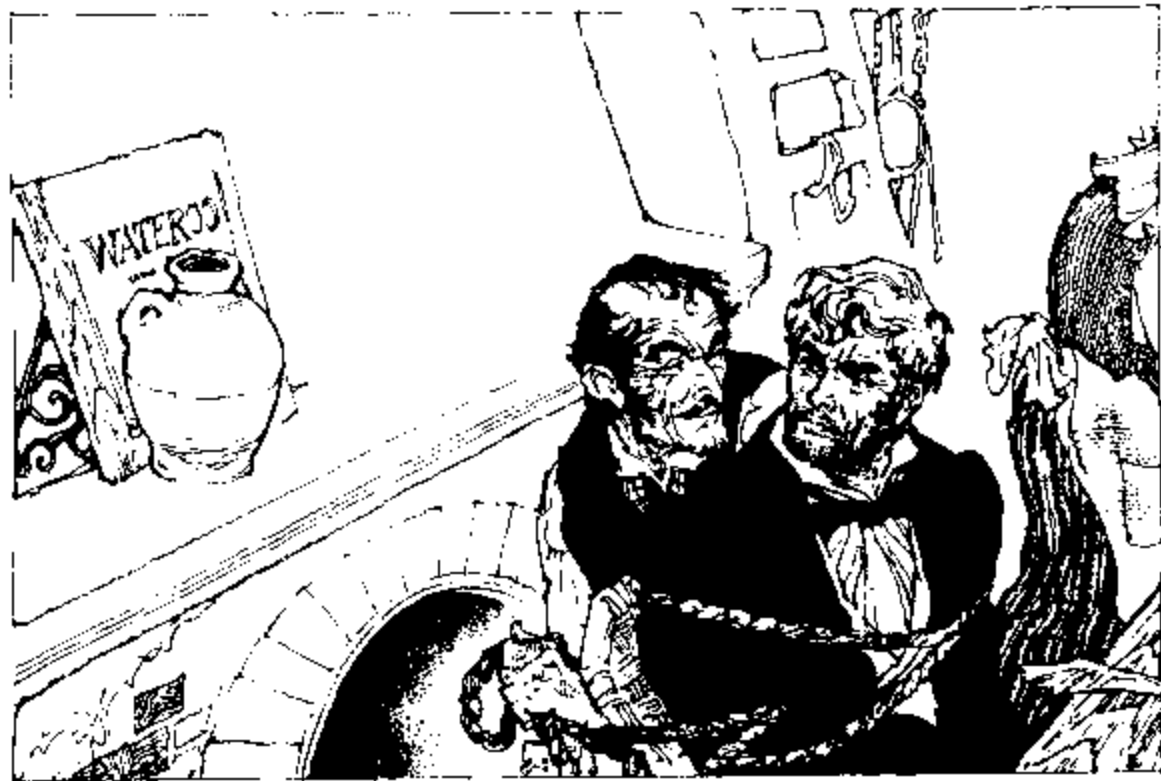
136.但是，面对着刽子手的包围和德纳第的狂怒，尽管情况是那么凶险，灾难是那么显得不可避免，老人还是岿然不动，这又不能不使马吕斯对他肃然起敬。



137. 德纳第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当然，我们过火一点了，但我并不想要您倾家荡产，我只要求二十万法郎，并不要您立即付钱，我只要求您给您的小姑娘写封信。”



138. 老人让步了。德纳第叫匪徒给老人松了绑。老人照他念着的话写好信，还写上地址，签上了名：玉尔邦·法白尔。



139. 德纳第的婆娘和一个伙计拿着信走了。德纳第把老人重又绑起来，说：“您放心，他们会把她带到一个安全地方的。等到您把二十万法郎交给我，我们会立即把她送还给您。要是您叫人逮捕我，那小百灵鸟……”



140. 马吕斯听见这话，急了。他想：“这一伙妖魔鬼怪要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？开枪吧，让警察进来把这些恶棍全交到法律手中，但是那老婆子仍然会扣着她，逍遥法外。”



141. 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老婆子回来了。她冲进屋，涨红了脸，喘不过气来，她说：“假，假地址！”



142. 德纳第象挨了一记闷棍，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趁机，老人悄悄地从衣袖边口上摸出一个大铜元，从里面取出根小锯条，很快锯断了绑绳。



143. 老人一下挣脱绑绳，冲到壁炉边，抓起那把钝口凿，愤怒地说：“如果你们认为有本领强迫我说不愿说的话，写我不愿写的东西，那就打错了主意。”



144. “往这儿瞧！”老人喊了一声，揷起左边衣袖，无畏地把白热的凿子压在赤裸裸的肉上，发出“哧哧”的响声，闻到一股特有的臭气，吓得匪徒们个个战栗。



145. 老人威风凛凛地紧盯着德纳第，痛苦全消失在庄严肃穆的神态中。他把凿子向窗外丢去，他说：“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”他放弃了自卫的武器。



146. 匪徒们蜂拥而上，七手八脚地抓住老人叫道：“把他一劈两！”“对。”德纳第拿出一把雪亮的尖刀，恶狠狠地逼近老人。真的要下手了。



147. 马吕斯紧握着手枪，为难到极点。他在尊重父亲的遗嘱还是救那被绑的人这两种思想冲突中，找不到一个孝义两全的办法。



148. 他慌乱无主，朝四面张望。圆月的一道亮光正照射在他脚旁的桌子上，仿佛要把一张纸指给他看，那是爱潘妮早晨写的“雷子来了”，他眼睛一亮，办法有了。



149. “啪”的一声，一张纸包着一块石灰掉在德纳第的脚边，把他吓了一跳，本能地缩回了那把尖刀，慌乱地四下窥望。



150. 他的婆娘拾起那张纸交给他。德纳第一看：“雷子来了。”是他大女儿爱潘妮的字迹。他惊慌地喊：“快，准备软梯，把这块肥肉留在老鼠洞里，我们快逃。”



151. 匪徒们争先恐后地一齐拥到窗口。德纳第喝道：“你们发疯了！耽误时间。我们来抽签，写上每人的名字，放在帽子里……”



152. “要不要我的帽子？”有人在房门口大声接腔。歹徒们回头一看，都愣住了，原来是侦察员沙威。沙威早已带领警察包围了这幢房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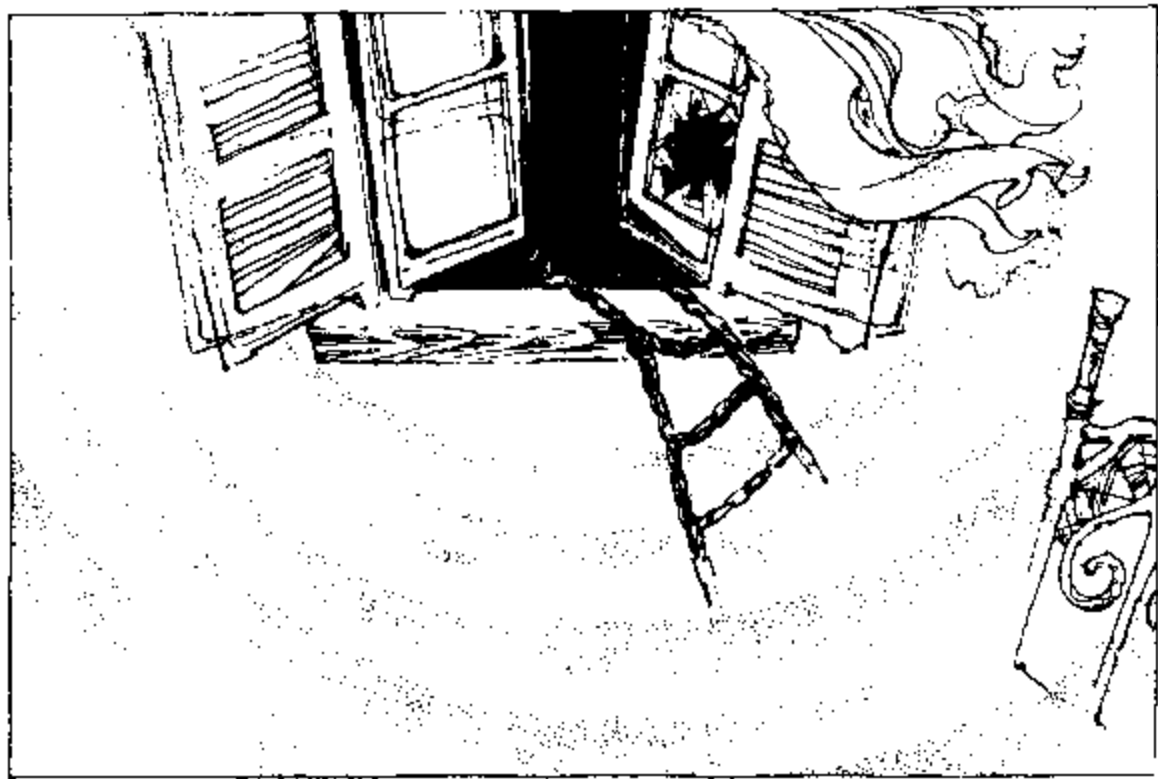
153. 沙威命令警察把歹徒们全铐起来。德纳第婆娘嚎啕大哭：“我的闺女！”沙威冷冷地说：“放心，都已看管好了。”



154. 沙威查看了抓到的匪徒，发现那个被匪徒俘虏的人一直低头不语。他命令警察：“替那位先生解开绳子。”



155. 胜利的喜悦使沙威疏忽了审问那位先生，他得意地取出公文纸，大模大样地开始写他的报告。他写完报告，才想起应该问问那位受害人的情况，便命令警察：“把那位先生带上来。”



156. 警察们朝四下查看，怔住了：那个被匪徒们俘虏的玉尔邦·法白尔先生已经在一刹那间神奇地消失了。



157. 沙威走到窗口，见那软梯还在颤动，但已不见人影。“见鬼！”沙威懊丧地说，“这个也许正是最肥的一个。”



158. 警察在现场查获了一个大铜元和一条用表的弹簧做的小锯条。这铜元可以旋开成两片，里面正好能装下这条小锯条。这个特殊加工的铜元是谁丢下的呢？沙威又碰上了一个谜。